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七四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174).....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1-5)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F.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74)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1-5)。
3.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1-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主席：根据安理会以前所作的决定，如无异议，我将邀请苏丹、几内亚、加纳、比利时、刚果(布拉柴维尔)、阿尔及利亚、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布隆迪、肯尼亚和中非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前面指定的席位就座并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A. 马赫古卜先生(苏丹)、M. 阿什卡尔先生(几内亚)、K. 博齐约(加纳)、W. 洛里丹先生(比利时)、C. D. 加纳奥先生(刚果(布拉柴维尔))、C. 贾拉勒先生(阿尔及利亚)、O. 巴先生(马里)、T. 伊宗布伊尔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J. A. 瓦舒库先生(尼日利亚)、M.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J. 姆巴祖穆提马先生(布隆迪)、O. 奥登戈先生(肯尼亚)和 A. 吉马利先生(中非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前面指定的席位就座。

2. 科尼先生(阿联)：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及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给我这一发言机会，来说明我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认为比利时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联合王国政府的赞同下，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斯坦利维尔所发动的军事干涉应受到安全理事会审查的理由。

3. 首先，我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构成了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犯，并且也是对联合国的宗旨的全面挑战。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要推行一种以使用武

力为基础的政策，不管理由如何，已不再被容许了。比利时外交大臣在他上星期五的发言〔第一一七三次会议〕中承认，他知道他的政府所作出的决定的严重性，并承认它将遭到国际上的反对。但我们完全不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即：在斯坦利维尔的军事行动仅会引起人们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表声明这种形式的反对。

4. 正是这一行动的军事方面和它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及其一切严重的世界性反响，促使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起把这个局势提到安全理事会来。

5.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构成了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基本根源，因为它们危害着世界和平与安全。

6. 促使我国把这一问题提交到安全理事会来的第三个理由是它构成了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

7. 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一年多以前曾会聚一堂宣布：

“……

“受到要在一个超出种族和民族差异的更大的统一体中促进我们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和我们各国之间的合作的共同决心的鼓舞，

“深信，为了把这一决心变成人类进步事业的动力，”——一致同意——“必须创造并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条件，

“决心保卫和巩固我们国家得来不易的独立以及主权与领土完整，”——一致决定——“对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进行斗争。”

8. 在决心保卫我们的主权和巩固我们得来不易的独立方面，我们是一致的。所有的非洲人都献身于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我们都是我们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的坚定的保卫者。我们都热切地期望着我们人民的幸福、福利和全面进步。

9. 非洲统一组织是年轻的；它面临着的问题是复杂的。如果我们的组织要生存下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一定会生存下去——它就一定要学会作为非洲事务的积极发言人来行使其职能。只有在它取得

了其成员的全部合作并免除了非洲以外的国家的侵犯时，它才能前进。

10. 我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兄弟，无论我们是“异乡的兄弟”还是“北方的白人”，我们都得要在一起生活，而且我们也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目标——在自由、平等、尊严和自尊中生活。用第十九届大会主席的话来说，我们“意识到我们远古的渊源。我们从我们光辉的历史中，从赋予生命的尼罗河沿岸的昌盛灿烂的文明百花争艳的盛况中，从廷巴克图著名的各所高等学府中和从埃塞俄比亚的光荣史迹中，”¹ 如果我补充的话，还从刚果诸王国的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吸取力量和启示。没有必要提及同类相残或暴露大量的恐怖事情。

11. 比利时外交大臣每逢危机到联合国来为其国家无论在刚果或是卢旺达与布隆迪的政策辩护时，总是给我们提出最后通牒强调说，有人叫比利时干脆对刚果或卢旺达——视当时所指——的事情撒手不管，听任当地人民互相争斗。尽管我们对比利时外交大臣非常敬重，我们也只能告诉他，撒手不管刚果的事情他是受不了的。然而，我们所要的无非是：比利时，或就这个问题来说，与非洲打交道的任何国家，执行一项以平等和尊重非洲国家的独立为基础的政策。

12. 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把非洲同欧洲分隔开来或使黑人同白人互相敌对的问题。今天在这星球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经得起孤立的生存。没有哪一个民族，无论他们是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能够与世隔绝地生活。但是我们拒绝建立基于种族优越、统治和剥削的任何关系。

13. 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一严重局势的二十二个国家，属于同一类型的国家，即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更为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真的，没有任何事情比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侵犯更能破坏为它们如此渴望的国际合作精神。最后，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违抗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更为实在地损害及工业化国家的利益，而为了追求不正当的、自私的目的而这样做时，情况更是如此。

¹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全体会议，第一二八六次会议，第23段。

14. 无须提醒比利时外交大臣苏伊士侵略事件结果给国际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我们确信，斯坦利维尔的军事行动的反响已经如此严重，以致要弥补所造成的损害将需要巨大的努力。

15. 在来到安理会以前，我们从来无意，现在也无意，要把整个刚果问题拿来讨论。附在我们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S/6076〕²的信里的备忘录本身就说明问题，它仅仅涉及外国在斯坦利维尔进行的军事干涉。有必要申明我们的信念，即刚果问题，象其他任何问题一样，仅属于有关的人民，就此事来说，仅属于刚果人民。只是在刚果政府的请求下，这个问题才提交非洲统一组织。我们相信这个组织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合适的场所和机构，当然这要得到刚果政府的同意。

16. 遗憾的是：比利时外交大臣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认为把整个问题提交安理会是合适的。

17. 虽然我们认为比利时外交大臣的发言提供了一些情况，但我们感到它在有些方面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在诸位的允许下，我想简单地评论一下。

18. 比利时外交大臣说，斯坦利维尔行动的目的本来是营救正被扣押和虐待的大约一千五百到两千个人质的生命，而决不是为了征服领土。现在既已采取了行动，结果又是怎么样？事实是，现今在仍未被刚果政府所控制的刚果东方省，至少有一千外国人，主要是希腊和希腊族塞浦路斯公民，和平宁静地生活着，根本没有听说对他们生命有任何威胁。

19. 外交大臣说，在决定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晨为空降时间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是那一天要进行处决，因为刚果军队正向斯坦利维尔前进，并预料在那时到达该城。但事实说明，外国人的不幸被杀，只是在伞兵开始着陆时才发生的，而不是在刚果军队到达斯坦利维尔城时发生的。

20. 外交大臣肯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为达到一个军事目的，在地面武装部队进袭之前，空降通常是必要的。在此行动之前的军事策划和准备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干涉的军事目的。

21. 比利时外交大臣强调自己热心地在刚果各政治派别之间进行调解的努力。他甚至还第一次透露了他会见格贝尼先生并对他提出忠告的秘密消息。既然外交大臣这么关心无辜的爱国者和其他人的生命，难道他没有可能对与他无疑是关系更密切的冲伯先生施加影响，使他把刚果军队的进袭那怕推迟几天，直到所有外国人，起码是那些希望离开的人，撤完为止吗？

22. 假如外交大臣真的认为局势是那么严重，为什么不要求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呢？或者他是否对这机构已失去信心，尽管他坚持说，他的政府要同联合国合作？

23. 比利时外交大臣似乎谴责非洲所有国家，但对某些非洲国家则特别加以粗暴的指控。他说我国和某些其他国家没有赞同改组刚果军队的计划。让我把记录订正。我们当时作为刚果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反对那个计划，因为我们感到联合国不能也不应作为执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对刚果的政策和保护伞。我们的反对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绝不能被利用来为某一个军事集团的目的服务。

24. 或许让比利时外交大臣知道这个事实是有好处的，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应第一个刚果民族主义政府的请求，早在一九六〇年九月派遣一个军事训练团去帮助训练刚果军队的第一个非洲国家。经过比利时一百年管理的那个军队的状况，斯巴克先生是非常清楚的。

25. 不幸的是，斯巴克先生仍然认为刚果动乱不安的主要根源是没能维持法律和秩序。这当然是把事情明显地简单化，适应一定的政策和利益。这样一种论点的危险是：只要刚果还没有法律和秩序，那么，外国干涉是允许的，而不管它是要保护主要为比利时人的外国公民的利益，还是要营救他们的生命。

26. 如果被呼吁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刚果民族军队作出贡献的话，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对这样做会有所犹豫的，但非洲国家是以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刚果问题的解决的。

²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27. 其实,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开始制定一个和平解决办法。假如非洲统一组织及其特别委员会获得时间和所有有关方面的善意对待,它本来已能够达到它的目的了。假如那些以它们的军队对斯坦利维尔进行干预的大国没有采取这种行动及在此之前的类似行动的话,非洲统一组织本来已能够认真致力于促成一项明智与和解的政策产生了。

28. 今天在刚果广泛存在的内争和不稳定,是由于来自非洲以外的国家所推行的有系统的对外干涉政策所直接造成的。自从刚果获得独立以来,这种干涉政策就一直在继续着。如果刚果人民一开始就得以自由地行使其独立权利,他们本来是可以免受许多痛苦的,并且本来也不需要呼吁这个组织作出这么大的努力和献出这么多的资源,而这些努力和资源今天看来似乎是白费了。

29. 安全理事会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八月九日决议〔S/4387、S/4405、S/4426〕,³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决议〔S/4741〕⁴和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决议〔S/5002〕⁵以及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联合国大会决议〔第一四七四(ES-IV)号〕或者呼吁比利时从刚果撤军,或者要求某些国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刚果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行动。

30. 谁都知道哪些国家仍然在刚果进行干涉。事实上,作为刚果军队先锋的大约五百名雇佣军大部分来自南非、罗得西亚和比利时。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纽约时报曾有这样的报道,我现在把它引述如下:

“大约有一百二十名比利时雇佣军与叛乱分子作战。而冲伯分裂时期,比利时驻伊丽莎白维尔的总领事弗雷德里克·范德文勒,今天则是雇佣军的总司令。

“在刚果,这已为人所共知。但布鲁塞尔仍然争辩说范德文勒先生只不过是冲伯的一个非作战的‘军事顾问’。……事实上,范德文勒先生已被授与上校军衔,并且是雇佣军战略的制订者。所

³同上,第十五卷,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⁴同上,第十六卷,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⁵同上,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有的雇佣军,包括迈克尔·霍尔少校的南非人和罗得西亚人,都是直接向范德文勒先生负责的,而他则又向刚果军队参谋长约瑟夫·蒙博托少将报告。”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四日登在该报上的另一报道说:

“据来自利奥波德维尔的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一百到一百五十名来自南非和罗得西亚的雇佣军已被招募去加强在刚果叛乱分子前首都斯坦利维尔的迈克尔·霍尔少校的雇佣军第五旅。霍尔少校的副指挥官阿利斯泰尔·威克斯上尉今天被派往约翰内斯堡去把新兵召集起来。这一部分队伍预料将在十天内到达这里。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在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正在招募另外五百名雇佣军”。

31. 除了造成数以千计的无辜的刚果人被杀害的所谓绥靖任务外,这些雇佣军还在干些什么呢?这里我要引用当时恰巧在斯坦利维尔的某个叫作阿多尔夫·马丁·博曼牧师的话:“他们闯进我们教会,把所有他们喜欢的东西都拿走,并劫掠当地的村庄”。

32. 就是这些雇佣军,安全理事会曾就他们的问题在其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决议〔S/4741〕中呼吁所有国家应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不让他们离开国境开往刚果,并拒绝让他们过境或给予他们其他方便。正是这些雇佣军,冲伯先生答应了要把他们赶走,而斯巴克先生则说他的政府对他们无法控制。然而,招募另外的雇佣军的工作还在继续着。

33. 至于给冲伯先生运送武器和装备,这方面的报道多得很,并且事实也十分明显。早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时代杂志就已登载如下消息:

“上星期有四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飞往利奥波德维尔。……这些大型飞机上面载有四十四名精选的美国伞兵。他们配备有吉普车、反坦克火箭筒、掷弹筒和机关枪……。美国已经把大约十架 C-47 运输机、十架直升飞机、七十辆吉普车、二百五十辆卡车以及七架在东南亚对(共产党)游击队执行扫射和轰炸任务时已证明如此有用的(无所不在的) T-28 小型教练机给了冲伯的军队。华盛顿甚至还想得这样周到,连飞行员也

给提供——同时又对美国舆论这样敏感，所以只从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的队伍中招募了这些飞行员。”

34. 早在今年六月纽约时报以“刚果进行的是谁的战争？”为题，发表这些评论：

“国务院对于美国公民为刚果政府执行飞行战斗任务来反对基伍省叛乱分子的消息——说也奇怪，它属最后获悉者之列——一直表现出一种有益的震动之感。这看来好象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些什么。”

35. 我的政府感到痛心和震惊。我相信我们有权提出这些问题：美国、比利时、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政府究竟想要从刚果，事实上从整个非洲要求什么呢？是想刚果人和整个非洲遭受动乱和流血呢，还是享受和平与繁荣？

36. 让我们扪心自问和正视局势。今年九月二十一日特别委员会呼吁美国政府从刚果撤出其一切军事物资、装备和人员。一个非洲特别代表团曾经飞往华盛顿，呼吁约翰逊总统立即终止美国对冲伯先生的军事援助。

37. 这个委员会认为：美国先必须撤兵，然后动乱的刚果才能恢复和平。在那个特别代表团出发赴华盛顿之前，肯尼亚总理在内罗毕宣布：一个类似的代表团可能被派到别的一些国家去。他还说：“我们正在试图说服我们的朋友和那些与刚果有利害关系者不要给刚果人提供军事物资。”必须强调指出，这个决定和这些步骤是在该委员会接见了四个斯坦利维尔领导人后才作出和采取的。肯尼亚总理的呼吁——它是得到全非洲所赞成的——被置之不理，而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团因得不到美国政府的反应懊恼失望而归。

38. 我现在要谈到十二月九日刚果代表的信件〔S/6096〕，⁶其中包含了冲伯先生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段话。在通过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次安理会会议〔第一一七〇次会议〕议程之前的程序性的辩论足以表明这一行动的性质。有人力图阻止首先是由十六个国

⁶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家从本月一日以来就要求召开的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当安理会的会议将要召开一事变得明显时，还有人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要搅浑安全理事会已受理的问题。

39. 主席先生，你可能已经注意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要求参加目前的这场辩论，因为我们相信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们也会代表我们如实地、很好地把最近在刚果的侵略事件提出来，而事实上他们是这样做了。但是，在安理会接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的信后，我们就认为参加这场辩论是恰当的，以免我们的沉默会被解释为对可能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的任何捏造的默认。

40. 我想，安理会各位代表到现在已有足够的时间来评价他的发言了。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而言，很明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是极端狼狈的。除了拿出非洲青年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来烦扰安理会外，他拿不出任何证明文件或论据来支持包括在他的信里的他的政府所声称的各节。

41.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代表，并怀着对安理会及各理事国代表的充分尊重，我们不想为其企图转移安理会对下列各点的注意力的努力所诱惑或摆布：首先，比利时在它的同伙支持下，违反联合国宪章，违背其宗旨，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其次，通过这次武装干涉，侵略者深深地打击了非洲统一组织的核心——其宪章，并妨碍了非洲人民从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努力和愿望。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比利时通过它的这次侵略不但想要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而且还要在刚果的事务及其前途问题上维护它的殖民统治地位。

42. 没有任何非洲国家能同意这样。独立的刚果不应该受到干扰。现在有了非洲国家自己建立的机构，所有的困难都应通过这个机构——非洲统一组织——以及通过联合国来处理 and 解决。我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唯一答复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为自己在联合国有关刚果问题上的过去言行而感到骄傲。

43. 这里提醒他一下，我们曾是安理会和大会几乎所有试图解决刚果问题而未获效果的决议的提案国。同样，通过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过

去曾经，现在仍然在竭尽全力来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实现它们在刚果的目标。这些目标就是：（1）巩固和维护刚果的独立；（2）刚果的统一和领土完整；（3）外国不得干涉刚果内政；（4）给予刚果人民必要的援助来克服经过一百年剥削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比利时殖民统治后给他们遗留下来的困难。

44.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坚持这些基本原则，我相信所有的非洲国家也是一样。我们对外国的要求是：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不时地以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来扼杀我们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决地认为：安全理事会以其明智不应该不加谴责地放过这一侵略事件。安理会必须对一再使用雇佣军表示遗憾，并呼吁有关政府严格地执行安理会前此于二月二十一日作出的决议，特别是其第3段。安理会可能会感到有必要要求非洲统一组织继续努力来促使实现刚果的全国和解。如果安理会呼吁所有有关政府给非洲统一组织以充分的合作和援助以实现局势的正常化的话，那将是令人鼓舞的。

45. 最后，除了以下的话，我对象牙海岸和摩洛哥的代表的发言〔第一一七三次会议〕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尽管存在着为阻挠非洲人民实现其最终愿望而开展的所有活动，非洲必将保持团结，非洲人民终究会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个独立的、团结的非洲将是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的支柱和财富。让我们都朝这个目标努力吧。

46. 史蒂文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我对议程的议题发表意见之前，对上星期在这里所听到的某些发言，有些话我必须说一说。我很高兴其间已整整隔了一个周末，我希望会议进程中的这个间歇多少恢复了全面观察事物的能力。

47. 几天来，美国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指控。我现从我们会议记录副本中引述如下：“肆意的军事侵略”、“蓄意的侵略”、炮制一个人道主义的使命作为军事干涉的“借口”、旨在“灭绝黑种居民的”、“罪恶的行为”、“非人道主义”、“对刚果人民进行肆无忌惮和蓄意的屠杀”、“谋杀的行动”、“蓄意和冷酷的行为”、“侵略者所真正关心的并非是人质的生命”、“拙劣的遁辞”、“大规模的吃人行动”、“无耻地、蓄谋地”

杀害了卢蒙巴、“灭绝整个民族的大屠杀”、“当场被抓”、利用联合国作为“特洛伊木马”、一次杀害了数以千计的“黑人”的种族主义的袭击，这次行动，用其中一个发言者的话来说，向他证明了：“一个白人，假如他的名字叫卡尔逊，或假如他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比利时人或者一个英国人，就抵得上成千上万的黑人”。

48. 以上还并不是全部的指控。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还听过这样的话，这些话不是指控就是影射美国政府是导致哈马舍尔德死亡、甚至是行刺肯尼迪总统的同谋者。

49. 自从联合国成立之日起，我便在其中断断续续地服务了七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在这些会议厅里听到过如此荒谬的、不负责任的、侮辱性的和令人讨厌的语言。这种语言竟然用来轻蔑地非难和诽谤为了拯救了许多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的生命而作的一次英勇的和成功的努力。

50. 但是，甚至对我国这样的连珠炮般的谩骂，比之在这个会议厅里为种族敌对与冲突招魂一事，就算不了什么了。作为我国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代言人，我本人是无需什么证书的了，作为世界上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代言人，我国政府也是无需什么证书的。可是，正当所有负责任的人和政府试图消除一切种族敌对的痕迹的时候，正当种族主义已经在各国成为一个丑恶的字眼的时候，我们却在联合国里听到了它的不祥的阴沉的调子。

51. 我说，种族仇恨、种族斗争已经使这个世界受害太久了。这方面，我不为白种人的罪恶辩护。但是，对白人种族主义的解毒剂不是黑人种族主义。任何人推行的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都是对人类良心和联合国宪章的触犯，而联合国宪章则要求我们“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52. 我恐怕，我们从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听到的激烈的语言、不信任、仇恨、恶意的控告，并非仅仅是那种长期败坏了国际对话的冷战的语言和战术的回响。我以宽慰的心情听到上星期五象牙海岸和摩洛哥代表的发言。他们对把这种种族斗争和种族仇恨引进

我们的辩论中来表示遗憾。对他们这样的关切，我们深有同感。

53. 我们曾经希望，毒化了非洲气氛的种族歧视的时代即将结束。正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的政策，违背了种族平等和种族和睦的观念，所以它遭到我们一致的谴责。

54. 可是，刚果（布拉柴维尔）的外交部长却似乎把长期困扰他的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困难归罪于虚构的黑人与白人的斗争。

55. 一年多来，刚果（布拉柴维尔）政府一直鼓励和支持反对卡萨武布总统、阿杜拉总理和冲伯总理领导下的刚果（利）合法政府的叛乱。正是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其他国家支持的叛乱导致数以千计的刚果平民——其中大部分是地方领袖及先前与阿杜拉政府有关联的知识分子——遭到常常是残暴的屠杀。可是，刚果（布拉柴维尔）的外交部长却毫无根据地谴责美国和比利时在最近这次营救行动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刚果人民。

56. 安理会已经听到了比利时外交大臣关于那次行动的冷静地摆事实的叙述。事实上，由于这次行动而被打死的叛乱分子只是极少数，而且只是出于自卫才打死他们，或者是因为他们当时抗拒营救人质的尝试。成千个无辜的平民——其中许多是外国人——遭到反对刚果政府的叛乱分子的非法逮捕、非人虐待和威胁以及许多人被杀害的惨事，已经向安理会陈述过了。

57. 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和使他们获得释放，曾用尽了一切办法——法律的、道义的和人道的，包括通过联合国的办法在内，但都没有效果。到了明显没有希望时，比利时和美国政府才在英国政府的合作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明确核准下，承担起拯救这些人的生命的紧急营救任务。

58. 这次行动是克制地、勇敢地、有纪律地和火速地进行的。四天之内有二千人——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被营救出来，并被撤退到安全地带。他们包括美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刚果人、希腊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加拿大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瑞士人和意

大利人，以及加纳、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公民。

59. 营救队自始至终共执行了四天任务，在完成任务的当天就离开斯坦利维尔地区，并立即返回比利时。这个插曲就此结束了。

60. 但是参与请求召开安理会本次会议的某些非洲国家的备忘录(S/6076)，却指控美国和比利时无视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蓄意侮辱非洲统一组织，在英国的赞同下向斯坦利维尔和刚果其他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并指控这些行动构成了对非洲事务的干涉，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犯，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指控中根本不提斯坦利维尔的控制者所作的反复的令人厌恶的威胁，不提这次营救任务的纯粹仁慈的目的，不提刚果政府的核准，不提营救队在撤出外国入质和希望逃走的其他平民之后立即撤离的事实，也不提那封信的某些签字国自己正在刚果进行干涉以及反对刚果政府的事实，也不提安理会各理事国以及全世界共知的其他有关事实。

61. 美国断然否认在这个备忘录中和这次辩论中提出的指控。我们没有什么要对出席安理会会议的任何国家道歉。我们为自己在营救为刚果叛乱所危及的人的寿命中所起的作用而自豪。

62. 美国没有参加在刚果进行的任何带有军事目的的行动。

63. 我们没有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任何规定。

64. 我们的行动决不是对和平或安全的威胁，也不是对非洲统一组织的有意或无意的侮辱，并且也没有构成对刚果或非洲事务的任何干涉。

65. 这次任务和我们最初通知安理会时所提的(S/6062)⁷是一模一样的——它不折不扣是一次营救国籍不一的无辜的人的生命的任务。这些人当中许多是曾经忘我地献身为刚果人民服务的教师、医生和传教士。我说，这对任何愿意真诚地考虑事实的人一定是清楚的，这对任何愿意正视事实，不为对冲伯、对刚果、对比利时、对美国或对联合王国的仇恨所蔽的人一定是清楚的。

⁷同上。

66. 虽然我们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这一任务还把这么多属于十八种其他国籍的无辜的人从他们的可怕困境中营救了出来。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对于前此数月在这个备受折磨的国家的可怕内战中牺牲了的数以千计的其他刚果人和外国人，我们表示哀悼。我们敦促一切国家为仍旧处于危险中的那些人的安全发出呼吁。

67. 细节再多——当然更无论提出节外生枝的问题——也模糊不了这一事情的鲜明突出的轮廓。

68. 但是有人对采取这次营救行动包藏的动机提出了疑问，并作了刺耳的发言。

69. 因此让我针对这点讲几句话。

70. 在商议，更不用说执行，这次营救任务之前的好几个月里，曾经通过想得到的一切渠道在外交上努力劝说叛乱分子释放人质。

71. 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刚果政府以及包括非洲国家政府在内的好些其他国家政府，意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法律和人道主义的存亡的问题，在漫长、焦急和窘迫的三个月中，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努力，以确保人质的权利并使他们得到释放。一切可用的途径都试过了，但是每次试图和叛乱分子联系，他们都置之不理或加以拒绝；而且在这过程中，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还被叛乱分子的军事领导人污蔑为“为新殖民主义者服务的间谍组织”。这是奥朗加这个所谓的将军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的公告中使用的原话。这一指责斯坦利维尔电台也曾反复地广播。

72. 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前的几天里，很难肯定究竟斯坦利维尔由谁主管或者甚至有没有人在管。也无法知道同任何据说是叛乱分子代表的人可能达成的协议能否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73. 尽管如此，当通过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斡旋出现了同叛乱分子的代表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内罗毕会见的可能性时，我国政府立即任命我国驻肯尼亚大使威廉·阿特伍德先生为代表，以讨论人质的安全问题。

74. 据说是代表叛乱分子的托马斯·坎泽先生并没有到场。而就在那一天，即十一月二十一日，叛军的喉舌斯坦利维尔电台却建议把人质活活烧死，或用大刀砍死，然后“吞吃”。

75. 翌日，即十一月二十二日，叛乱分子代表逾期在内罗毕出现了，随后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和阿特伍德大使会见。然而叛乱分子代言人拒绝按其人道主义实质来对待释放人质的问题。他冷漠无情地坚持拿他们的生命来换取刚果政府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让步。

76. 我国政府无论在法律上抑或在道义上都不能接受这点作为足以开展讨论的基础，这应该是明显的。法律上我们不能作出属于另一主权国家政府权限之内的让步；道义上我们不能同意可以非法扣押我国公民以勒取赎金。

77. 叛乱分子的代表断然拒绝了阿特伍德大使的要求，不肯公开表示对人质安全承担义务。

78. 当阿特伍德大使汇报了这一拒绝，我们又继续收到扬言即将处决人质的恐吓时，我国政府清楚地看到，一切希望都已消失而且时间已很紧迫。

79. 就在这一时刻，五名被非法关押三个月之久并在关押期间一再被拷打的美国驻斯坦利维尔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受到公开处决的威胁。

80. 保罗·卡尔森医生也同样地被关押，他被指控为间谍，虽然一切证据都证明，他是一心一意为了在包括叛乱分子在内的刚果人中间解除人类痛苦而工作的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传教士医生。他即将被处决的消息逐天向全世界宣布。

81. 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向我们描绘的对刚果官员的残暴杀害，还有比利时外交大臣向我们宣读的叛乱首领克里斯朵夫·格贝尼的公开声明：“我们要用美国人和比利时人的心来做祭献之物；我们要用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皮来做衣服穿。”〔第一一七三次会议，第30段。〕都清楚地预示着这些人和数以百计的其他人质——男人、妇女和儿童——所面临的命运。

82. 但是我在安理会这里却听到了如此惊人的论调，说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又说这些恐吓并非当真。

我听到有人问：“人质只是在伞兵着陆后才被杀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吗？”接着又听到有人断言：“众所周知，并无欧洲人被处决。”

83. 那些恐吓确实是当真的。过去曾见诸行动，我们有一切理由预料，将来也会继续见诸行动。从八月中旬叛军占领斯坦利维尔以后开始，抓捕和关押外国人作为人质成了叛乱分子政策的蓄意行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这种中世纪做法曾被广泛使用。那些人质中有许多被故意杀害。待比利时伞兵到达斯坦利维尔的时候，甚至在歹徒获悉伞兵即将到达之前，这样已被折磨并屠杀的外国平民总数即达三十五人，其中包括十九个比利时人，两个美国人，两个印度人，两个希腊人，一个英国人，一个意大利人，两个葡萄牙人，两个多哥人和四个荷兰人。他们当中不少是终生帮助刚果人民的传教士。已知的数字至少是这个。天晓得还有多少早就失踪并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其他人也已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84. 在营救队抵达斯坦利维尔以前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叛乱分子不但杀害了这些外国人，而且还有计划地屠杀了当地的刚果官员、警察、教师、知识分子、对立政治派别的成员、劳工领袖和工会的一般会员，这些人被其抓捕者认为不可靠，或者甚至是讨厌的。被这样消灭的刚果人的确切数目很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之前很久即已数以千计。

85. 如果有人对营救人质是否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仍然存在着怀疑的话，安理会各位代表可能会对奥伦加将军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打给在金杜的曾达少校的电报的影印本感到兴趣。电文如下：“金杜曾达·奥斯卡少校：关于你无编号电，美国人和比利时人务必在安全地方关押，如当地遭轰炸，全部消灭之无需再请示。奥朗加将军〔签字〕”。

86. 再者，如果对营救队到达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存在怀疑的话，我请你们注意——尽管我不愿意这样做——十一月十九日，即伞兵着陆前五天，在离斯坦利维尔不远的伊桑吉所发生的事情。伊桑吉是几年前我曾荣幸地访问过的地方。那里整个宗教界的十七名神父和十三名修女被剥光衣服拷打，修女遭到奸污。其中一名美国修女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一名荷兰神父

被杀死并被扔到河里，一名比利时修女安·弗朗苏瓦斯被打死。

87. 在整个辩论过程中，我一直等着想听到提出控诉的人说一句谴责抓人质和蓄意消灭知识界的话，但白等了。不管他们对比时-美国营救队提出了什么无中生有的控诉，我本来以为控诉人起码会知道和尊重公认的人道主义行为准则，特别是因为这些准则是一九四九年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日内瓦公约第三条所要求的。这一条明确禁止在内战时扣押人质，并要求对居住在内战地区的非战斗人员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

88. 使我对这样不人道的行为没有受到谴责的情况更加感到惊讶的，是因为这些行为不但是非法的，而且和非洲各民族引以自豪的古老传统是根本不相容的。任何象我这样在非洲参观旅行过的人，都知道非洲人好客、宽容的传统给予外来人的好意、体谅和保护。我们决不会在这里干出有损于这种传统的事情，因为我们明白，不能把刚果叛乱分子的野蛮看作是非洲民族主义者和解放者的行为。

89. 某些国家指控说，这次营救行动是武装干涉刚果的无耻借口，以及，如果没有试图营救这些人质的话，他们本来会是安全的。关于这些指控，我就说这么多。

90. 现在让我联系前后发生的事情来说明我国的立场。这一立场自从刚果独立之日，即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以来是一贯的。

91. 美国从一开始就反对以伊丽莎白维尔、卡赛、斯坦利维尔或任何其他地方为基地的分裂主义运动对刚果进行瓦解，我敢说，安理会谁也不能证明不是这样。美国一开始就赞成作出负责的努力，以期通过妥协和协议求得意见不同的刚果各派之间的政治和解。我们又一开始就反对——现在仍然反对——外国干涉主权和独立国家刚果的内政。

92. 一九六〇年七月刚果政府面临着保安部队的哗变以及秩序和各项重要事业部门的崩溃，曾正式请求美国在恢复秩序方面提供军事援助——也许你们有的人已经忘记了这点——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请求，而赞成由联合国来帮助解决。美国政府之所以在

原则上和实际上支持——如你们所知，这包括大量的财政和物资的捐助——联合国对刚果的援助，正是因为任何其他办法都可能在非洲的心脏地区引起国际冲突，不但给刚果本身而且给整个大陆带来危险的后果。

93. 联合国的成就已经是历史事实了。法律和秩序得到了维持，分裂被粉碎，政治稳定有了一些进展。世界各地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94. 但不幸的是，主要由于一些会员国拒绝支付在刚果行动的费用，联合国未能在刚果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完成其承担的任务。联合国不得不撤出来，尽管有人严肃地警告，这一撤退时机还不成熟。

95. 早在联合国离开前，新的叛乱就在某些邻国的鼓动下爆发了。在这些邻国中，刚果政府的敌人通过在那里一个非非洲国家的大使馆找到了安慰和援助。从此以后，阿杜拉政府和现政府就一直被那些外界帮助和支持的叛乱分子所困扰。阿杜拉总理一再向非洲寻求帮助，但是除了一两次堪受注意的例外以外，他的请求没有人理睬。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向美国和比利时寻求军事援助。

96. 曾经有人在安理会指控说，除了这次营救任务之外，美国还在军事上干涉了刚果。这一指控，今天下午又在这里重复了。

97. 我拒绝这种指控。事实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美国应阿杜拉总理今年早些时候的请求，向刚果提供了一些军事物资和训练方面的援助。这恰恰是所有非洲国家已经做的或正在做的事情。我敢说，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不在行使自己的主权中从非洲之外获得军事装备或训练，或者两者兼得。

98. 当卡萨武布总统根据刚果宪法选择冲伯总理接替已辞职的阿杜拉总理的时候，美国继续执行了这项援助计划。美国是在冲伯总理明确地肯定刚果政府希望继续这项计划后这样做的。随着产生了这样的需要，美国应刚果政府的请求提供了额外的装备和运输。它并没有被请求在刚果进行军事行动，而它也没有那样做。

99. 在这里作了一些声明，总而言之，似乎等于这样一种惊人的主张，即美国无权向刚果政府提供

援助，而刚果政府也无权接受援助，因为这种援助来自非洲之外。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非洲国家不曾请求并得到来自非洲之外的军事援助，无论是采取提供武器或者帮助训练的形式，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阿尔及利亚肯定已经得到并且正在得到大量的两种形式都有的外国军事援助。

100. 难道一些国家可以行使这种主权而另一些国家就不可以吗？那些从非洲大陆之外得到武器和军事援助的其他非洲国家，万一在他们的边界内不幸发生叛乱，他们会愿意放弃这些装备和援助或者要求将其撤回吗？我很难相信他们会这样做，也很难相信这里有谁真的认为他们应该这样做。

101. 也许有必要重复地说一下，美国是在联合国显然无力承担对刚果军队进行必要的改组的时候向刚果——最初是向阿杜拉先生的政府——提供交通运输设备这种形式的军事援助的。我们的援助是在联合国该项行动由于缺乏经费显然即将结束，由外国煽动起来的叛乱已在刚果爆发，阿杜拉先生已呼吁其他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以维护其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继续下去的。

102. 在这个议席上发过言的非洲国家，有哪一个会否认，在类似的情况下，它也会迫切地吁请并感激地接受来自非洲之外的军事援助呢？而且，我得补充一下，如果这些国家真诚地希望刚果政府不寻求这种援助，那么就让它们严格克制，不要煽动叛乱或援助叛乱分子了吧。如果它们一面要求刚果政府停止用它仅有的手段进行自卫，而同时自己又拒绝援助刚果政府却去援助叛乱分子，有谁能相信它们的诚意呢？它们向一个担负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理事会提出呼吁，有什么理由？目的何在？如果那种支持反叛一个为其他政府所厌恶的政府的做法在非洲盛行起来，还有哪个非洲政府有安全可言呢？

103. 让我们不要虚伪了吧。要么每个政府承认其他政府存在的权利而不去试图推翻它们，否则我们将回复到邻国之间互相倾轧的原始的混乱状态中去。金科玉律是：你想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104. 在我看来，世界似乎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联合国的作用，对彼此领土进

行军事入侵正在减少。但是，一种新的做法却产生了，或者更精确地说，一种老的做法产生了新的势头——一些国家对其邻国的内政进行多少是狡猾的、隐蔽的干涉。现在仍然在进行的战争和杀戮，大多数可以追根到那些意图破坏或推翻政府的外来干涉。

105. 在非洲，几乎每个国家都要求而且需要外部的人的帮助以获得在较大自由中的较好的生活水平——这是它们日益增长的期望的目标，也是它们政治独立带来的希望。因此，外部的人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同它们的内部事务有所牵连。

106. 因此，问题是：外部的人将按什么规则在别国内部行事？这些年来，据我猜想，更多的是由于各国的实践而不是由于学者们的教诲，我们不是已经发展了一些一般原则来指导这种广泛发生的互相牵连的行动了吗？凡是得到其他国家在外交上承认为负责政府者，行使其主权寻求外部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的人作出反应和有所牵连似乎就是不成问题的了。

107. 但是我承认，要划清这种界线并不是容易的。外部的人应该是应邀而来而不是擅自闯入，这条原则远不是良好行为的绝对可靠的指针。但是，我仍然认为，要得到许可这条原则，肯定是迄今形成的防止回复到帝国主义和外国统治的最好原则。因为如果由外部的人而不是由内部的人来决定什么时候干涉才是对的，那么，在一二十个新的非洲国家中，脆弱的国家结构将会解体。

108. 在每个国家里都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有争夺权力的内部斗争，都有关于应该由谁来掌权和如何管理国家的内部争论。但是，假如每一内部争夺都得变成一次西班牙内战，而每一个派别都引进其他的非洲人，引进来自其他大陆的大国，那么，本世纪独立非洲的历史将会是血腥而耻辱的，而了不起的非洲各族人民的愿望的实现，也将被残酷地推迟。

109.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并为其由于财政困难以致尚未完成其任务就不得不撤离而感到遗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对不请自来的对刚果的外来干涉。

110. 试对比一下，应刚果历届政府的要求而向它们提供了的援助和目前为支持反对政府的叛乱而对刚果内政进行的干涉吧。这些外来因素，远的来自北京和莫斯科，近的来自布隆迪和毗邻的刚果(布)，它们包括象阿尔及利亚总统公开声明中所公然承认的东西。我引用他的话：

“示威是不够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输送武器、步枪和志愿人员。我们说我们正在输送而且将无限期地继续输送武器和人员。”

111. 上星期，阿尔及利亚军用飞机飞到靠近刚果边界的苏丹的朱巴。飞机运来的货物转移到卡车上，然后这些卡车驶向刚果的边界。我们收到关于有阿尔及利亚人在喀土穆机场过境的报道……，关于把加纳飞机运来的步枪转移到在喀土穆的埃及飞机上以便运往朱巴的报道……，关于叛乱首领在喀土穆和开罗受到接待的报道……，关于叛乱分子使用过而现在在政府军手中的来自共产党中国的迫击炮、机关枪以及弹药……，关于苏联的鼓励和建议更换阿联和阿尔及利亚提供给叛乱分子的武器的报道。

112. 阿尔及利亚代表尽管对我国长期以来为帮助刚果维护其独立、完整和统一所作的努力大肆批评，他至今却对上述这些指控未加评论。与此同时，加纳政府只是说，它“不认为”关于它向刚果政府的敌人提供了武器的“说法具有真实性”。

113. 在这方面，我颇感兴趣地注意到，前几天苏丹外交部长似乎以如下的话否认苏丹在这项运输中的作用：

“说我们对刚果任何一方曾经有偏袒，这是不真实的。说我们的机场曾经被用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这是不真实的……我们曾经允许医疗设备过境，运给那些要求得到它的人们……新闻报道说……‘看来’……我们的机场曾被用来运送武器给斯坦利维尔的刚果人……，绝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第一一七〇次会议，第171段。〕

114. 苏丹外交部长的声明是极其令人鼓舞的，因为它给人们以这样的希望，即苏丹打算阻止从苏丹向刚果运送武器和人员。

115. 但是，阿尔及利亚总理明确地说过，他正在把人员和军需品送进刚果。美国也知道，在过去的几天中，阿尔及利亚和阿联的军用飞机曾经在苏丹的喀土穆和朱巴着陆卸货；这些货物随后由卡车运到刚果的边界。

116. 因此，如果苏丹外交部长能够对他的那些话进一步加以明确补充，向我们保证，没有刚果的许可，他的政府将不运送或允许通过苏丹运送以刚果为目的地的任何武器、军需品或者志愿或非志愿人员，并保证它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防止任何这种非法运输越过它的边界进入刚果，那将是有益的。我记得在过去刚果发生分裂和叛乱的时候，苏丹政府就采取过这种政策。

117. 对于非法地干涉刚果这一点，如果人们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让我指出：上星期格贝尼自己说过叛乱分子正得到外国的军事援助。他宣称，若干在共产党中国受过训练的刚果人正在前往加入叛乱队伍的途中，并说叛乱分子已经收到俄国和中国的武器、食品和药物。他还宣称，恩克鲁玛总统、纳赛尔总统和本·贝拉总统已经答应输送武器和志愿人员，并称一些非洲国家将提供飞机。

118. 这个叛乱首领进一步说，在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之前，作战计划延缓进行。他又说，积聚叛乱力量的中心将是布拉柴维尔；并说，目的是组合外援，包括志愿人员和军需品，并从这里发动一场攻势，夺取利奥波德维尔。

119. 让我们认清正在发生的是怎么回事吧！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外边的政府正在声称，得由它们——不是刚果政府——决定该政府是否可予援助，或其敌人是否得受援助而推翻它。

120. 我认为，安全理事会急需处理的正事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对早已结束的为拯救无辜的生命而作的四天行动的指责。这个才是明目张胆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一再作出的关于刚果的决定的干涉行为。让我向各位提醒一下这些决议吧。

121.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S/4405)，要求：

“……所有国家都不采取任何可能会阻碍恢复法律与秩序、阻碍刚果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行动，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刚果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行动。”

122.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安理会通过了另一项决议(S/5002)，敦促：

“所有会员国遵照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各项决定，根据本国的法定程序，对刚果共和国中央政府给予支持。”

123. 这些决议今天完全有效。秘书长在他今年六月二十九日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问题的最近一份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的决议继续适用，因为它们没有限期。”(S/5784，第132段。)⁸

124. 显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在避免采取“阻碍恢复法律与秩序，阻碍刚果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行动。显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在避免采取“破坏刚果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行动。显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各项决定”，对刚果政府给予支持。

125. 现在，应该由安理会来努力促使这些以前作出的决定得到实施，促使那种公然违反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各项决议的行为停止下来。

126. 今天，外国干涉刚果内政对刚果、对非洲、对全世界的危险，和一九六〇年相比，未见减少。尽管某些干涉者本身就是非洲人，危险并不因此而减少。联合国的责任是和当时同样明确的。

127. 因此，我的代表团敦请安理会重申其对刚果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呼吁所有的国家不要采取将会阻碍恢复法律与秩序，阻碍刚果政府行使其权力的任何行动，并作为紧急事项，考虑成立一个视察调查组前往刚果，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以求尽早终止外界对刚果政府事务的干涉。

128. 但是，我们仅仅呼吁联合国会员国避免对刚果政府采取敌视的和非法的行动，那是不够的。安全理事会负有重大的责任，去提出建设性的、积极的

⁸同上，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办法，来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并合理而负责任地这样做，而不带有恶意或感情用事，不谋政治上的或意识形态上的私利。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维护和保证刚果的完整和独立；是使刚果人民能选择自己的政府并建立自己的机构。我相信不会听到对这个建议的任何不同的意见。

129. 解决刚果问题的可行办法所必须依据的原则不难指出；这些原则从一开始已是这个问题本身固有的，并构成了安理会一再作出的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的基础。那么，这些原则是什么呢？

130. 第一——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所有国家应尊重和加强刚果的统一、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131. 第二，所有的国家应不采取任何可能阻碍恢复法律和秩序、阻碍刚果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行动。

132. 第三，对分裂、内战、部族相争和违抗刚果政府权威的行为，都应表示遗憾，正如安全理事会自一九六〇年以来一贯对之表示遗憾一样。

133. 第四，刚果政府负有重大的责任来迅速解决其内部冲突，加速国内负责分子之间的全国和解的过程，使刚果能够作为一个强大而自由的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成员，发挥其巨大的潜力。

134. 关于这一点，我想提醒安理会，刚果现政府是卡萨武布总统根据新宪法过渡性的条款而任命的，它被新宪法授予准备明年初举行全国选举的职责。我相信所有会员国都会同意：给该政府以一切机会和鼓励去为全面的自由的选举创造条件，使刚果人民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的领导人，这是符合刚果、非洲和国际社会的利益的。

135. 那些原则提供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建设，有所成就，尽到责任。但它们毕竟是原则，只是在其付诸行动的情况下才有价值。这反过来给所有能够帮助刚果政府的国家——而它们的帮助又是该政府想得到的——担负一个很重大的义务去加倍

努力以求达成一项可行的办法，解决折磨和削弱该国的那些棘手的问题。

136. 关于那些能够给予帮助的人，让我说几句话。没有一个国家象我自己的国家那么清楚知道刚果是一个非洲国家。当今世界一切互相联系。刚果问题显然必须联系到非洲各个方面来解决。正因为这样，我国政府当时怀着同情和希望看待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九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力求为解决刚果问题作出贡献而采取的建设性主动步骤。该理事会为达到当时通过的决议所提出的目标而作的努力，还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一事实，在我们看来，似乎不构成绝望的理由。相反，它是重申该决议所表述的正当原则的理由，是寻求实施这些原则的新方法，从而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其问题获得迅速和平解决的理由。

137. 如果说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有援助刚果政府的特殊责任，联合国也继续负有援助它的重大责任。这义务不仅产生于它过去为援助该国所作的努力的历史，也产生于其增进世界和平与安定的持续的职权。虽然，由于我们大家都清楚的原因，联合国已经逐渐缩小它在刚果的作用，然而在重建该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方面，它仍继续发挥非常重要、非常积极的作用。

138. 再者，我的代表团坚决认为，联合国要重新研究它为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解决问题而正在做的和还能够做的一切，现在正是时候。我那样说并不意味着对刚果进行国际援助的宏大的新规划或奇异突出的新形式。我说的是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或者其他诸如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机构可以分别地或共同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起重新研究后者面临的难题，从而把他们的智慧和努力集中起来，用于解决那些急迫的困难。

139. 在安理会前次会议上，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先生表示坚信刚果问题不能单凭军事手段解决。我的政府完全同意这个见解。我们希望看到叛乱早日结束。结束的方式可以确保刚果所有负责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都有效地、和平地动员起来，解决复兴与建设国家的伟大任务。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我想保证美国将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同联合国、非洲统

一组织以及其他适当的国际组织所作的一切负责的努力进行合作。

140. 我们相信,只要有善意、想象力、以及公正无私的国际责任感,在刚果不断发生的困难——

如同联合国历来不得不处理的许多其他棘手问题一样——必将在那些真正致力于负责地、积极地解决问题的人们的集中智慧和急切努力面前迎刃而解。

下午五时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